



漢詁纂卷之十五

漢長陵卯鄉趙岐註

宋博平宗古孫奭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陳九疇校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

註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有為者亦若是

註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觀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
以是勉世子也

父兄百官

註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
年喪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并繡之後敬聖
人故宗魯也

且志曰

註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
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
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不可以他求者也

註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
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喪情飲粥不食顏
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者以君先哀之也

滕文公問為國

註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
以生產之務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註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註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

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

樂歲粒米狼戾

註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註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

也

庠者養也

註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彛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使畢戰問井地

註時諸侯皆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註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乎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請野九一而助

註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而如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也

鄉以下

註古者鄉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

鄉田同井

註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也

公事畢

註先公浚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註相言孟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

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子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有大人之事

註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疏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據下文意義相通

五穀不登

註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

治其土也

舜使益掌火

註掌主也王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熱之

輔之翼之

疏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疏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

皆失聲

註失聲悲不能成聲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疏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污秋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

註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魯子之心亦異遠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

疏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

從而治也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

疏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為之小屨而大屨豈為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

其類有泚

註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疏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於墨家道以薄葬為是而以厚葬為非和

滕文公章句一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註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思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吾為之範我馳驅

註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譬矣小人不習於禮也

詩云不失其馳

註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

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譬奚乘故請辭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註謂陳代之言過謬也矯枉當以直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此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徃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

子未學禮乎

註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推合從無輔弼之義焉得為大丈夫也

丈夫之冠也

疏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以女子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徃女之家必當敬共戒慎無違女之夫子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違為正固妾順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為得為大丈夫乎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進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未免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也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註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疏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禮有云諸侯躬耕藉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蚕繅絲以為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脂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弔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

為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
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為急乎牲殺器皿
牲必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註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梓匠輪輿

註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也

疏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
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饑女有餘布而人有
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
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
輿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與功者蓋所作
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
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於道
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

毀瓦畫墁

疏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
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

註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疏周王者即武王也必言士女者以武王所綏不特匹夫

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

疏此章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也

孟子謂戴不勝

疏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未同而言

註未同志未合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子路劄直故曰非由所知

由是觀之

註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

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疏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疏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

天下之生久矣

註天下之生生民以來已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上者于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下者鑿崖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

水由地中行

疏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汜逆道江道淮道河道入漢之水是禹之治也所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為巢窟窟之難於是免矣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註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處士橫議

註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

以干諸侯若揚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也

閑先聖之道

註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註抑治也周公無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疏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蠶食實者過半矣

註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曰不能擇也

夫蚓上食槁壤

註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洪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是何傷哉

註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纒以易食宅耳緝續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纒故云辟纒

疏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

漢詁纂卷之十五終

漢詁纂卷之十六

漢長陵卯卿趙岐著

宋博平宗古孫真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沈士型

孟子

離婁章句上

今有仁心仁聞

註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疏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

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需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為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為高必因丘陵

註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上無道揆也

註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

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上無禮下無學

註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而亡無日矣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註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行堯舜之仁是為恭其君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其君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註堯舜之為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註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名之曰幽厲

註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

註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以所代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

疏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疏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

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樂為不仁是若惡醉而強飲其酒耳亦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註反其仁己仁猶未至和反其智己智猶未足和反其敬己敬猶未恭和反求諸身身己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疏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為責己之道也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註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正其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

正則立本傾則陪固在所敬慎而已

為政不難

疏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孟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下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君民兩係之故為政不得罪於卿大夫使卿大夫慕之而不_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倣之蓋其意也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

疏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力有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後強言二者皆天使賦也故當順而不當逆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註言諸侯既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不能與諸侯通朝聘之事也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

註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
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三時難故百
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
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次之故七年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註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為國誰能違仁而無敵
於天下也

所惡勿施爾也

註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
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

註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其所樂
獺獮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
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疏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迩而求諸遠

疏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迩而易者也孟子言道
在近而人乃求諸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
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
仁也長長即義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註以其誠賦之人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

註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

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註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

疏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卦

註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卦

疏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與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嫂溺援之以手者推也

疏夫推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朕反
經而言是謂推道也故推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
也

父子相夷

註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天性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
非若夷狄也

疏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
善者也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註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何以事親乎
孰不為事

註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魯子養曾指

註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不求親意故
曰養口體也

人不足與適也

註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
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善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
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疏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過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
固定下不邪侈將何適間也

有不虞之譽

疏言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愠人之毀是皆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註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

君子以為猶告也

疏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

仁之實

疏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事君者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凡移於從長者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

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可知矣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疏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

註生始卒終記終始也在東方夷服之也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

註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

地之相去也

註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疏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疏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而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之孟子言子產雖有息惠及人朕而不知行其不忍

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之時乃以政令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水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雖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亦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子產之以乘輿濟人為惠而已不及政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

註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疏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為用矣蓋無為於其內者腹心也
也有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施報均於厚也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施報均於薄也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施報均於賤也朕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

諫行言聽

註為臣之時諫納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

里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疏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

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無罪而殺士

註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疏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死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布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

而殺乃至於已命故也

君仁莫不仁

疏 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行也

非禮之禮

註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疏 此章言人於禮義履其正者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大人弗為之也

中也養不中

疏 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不類教而不改乃歸自朕也

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子弟之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教養人之不中不才是棄去之也亦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對弟子而言之也

人有不為也

疏 此章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朕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言人之不善

註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疏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仲尼不為己甚者

註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己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

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小人而已大人如是和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躬君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疏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亦不足以當其大事惟父母終能躡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疏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與之妙者是欲其如己之所自

有之也已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
移群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
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理與萬
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
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
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
離朱索之不得使契詒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玄珠
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珠有待
於明以明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契詒有待於言以言求
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博學而詳說之

註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
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
之美者也

疏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而辯說
之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
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者是必將先有以
博學詳說於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以善服人者

疏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蓋
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

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言無實不祥

疏此章言進賢受上賞教賢蒙顯戮者也

原泉混混

疏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
出而流不舍乎晝夜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漸流進
以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
稱而必取之爾。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
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
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疏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
地之氣而生耳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
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
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
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
朕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
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
禽獸者皆舜之徒也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情
欲入自禽門斯其旨與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疏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禹王惡之如疏夷狄是也善言正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禹王好之如聞皋陶昌言受而拜之是也

湯執中

疏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未嘗立驕亢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

文王視民如傷

註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

武王不泄邇

註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註王者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

疏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立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

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言耶

君子之澤

註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可以取可以無取

○疏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

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是亦羿有罪焉

註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發乘矢而後反

註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

孟子言是以

明羿之罪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

蒙之禍乎

西子蒙不潔

疏孟子言西施貌雖好狀以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掩鼻而過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狀能齊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

能脩潔其己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見人脩治其己不可
以已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註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
耳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

疏孟子言今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
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
但由性而行本乎自朕不待於有為也今天下之人皆以
待於有為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朕者是則為事
矣事者必以利為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朕後行之是
謂故者以利為本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註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也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註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
之若無事也

疏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朕之性引而進之是行
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
因性之自朕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而智亦大矣孟子於
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

天之高也

註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註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
如舜而已矣

註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君子之行本
自不致患常行仁禮而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
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疏以患非已招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

禹稷當平世

註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
巷者不用於世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

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

疏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
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故以同室之人救鬪為喻
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
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
人不救為喻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註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
疏此章言臣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眾人

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

曾子子思同道

註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其去留無繫子思為臣則微矣委質為臣當死君難故不去也

堯舜與人同耳

註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曰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疏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

曰君子觀之

疏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女猶羞也

漢詁纂卷之十七

漢長陵知卿趙

岐註

宋博平宗古孫

夔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

朱魯省校

孟子

萬章章句上

起心慕也

註言舜自起心遭父母見惡而思慕也

號泣于旻天

註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間不得

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
疏旻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
是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慤

註慤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
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
悲豈可慤慤然無憂舜意蓋謂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
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

註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
之子見於堯典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猶晉獻公之子九

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

五十而慕者

註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
也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註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
舜父母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註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
不告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戒績

疏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
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
謂之都君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喻
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

始舍之圍圍焉

註圍圍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
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欲常常而見之

註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
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
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

有庫之君者寔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
辭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詞

註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
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
不可以文害其辭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
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寔矣王者有
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疏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

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與之也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註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訟獄者

註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註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疏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

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人之善否天寔使然祿位器服乃其所命也今丹朱商均與啟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謀命靡常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

太丁未立

疏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

註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焉能凜我也歸潔於不污已而已

疏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
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
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

好事者為之也

註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雝由

疏孔子於衛主顏雝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有
命也以義則得其互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

註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
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

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
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阮難不暇擇大賢臣
而主貞子且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阮難何為主癰疽
瘠環者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

註近臣當求遠方賢者為主遠臣當於在朝之賢者而主
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得見稱為聖人乎

疏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也
不賢而能之乎

疏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如自賣而汗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

好名者尚亦不肯為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
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

萬章章句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

註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
人故數數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
也

鄙夫寬薄夫敦

註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

註浙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中權度也

伯夷聖之清者也

疏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汙其已而成
其行于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有為
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
其不以己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之
時者也是其所行因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
以和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時孔子為集其大成
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
之道是為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
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肸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

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柳下惠一於和也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柳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為大成故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柳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疏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

知譬則巧也

註智譬猶人之有技巧可學而益也聖譬猶力之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得之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鬻爾之力其至而中的則爾之巧思用巧意乃能中也

諸侯惡其害已也

註諸侯欲恣行其意憎法度妨已所為故減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

天子一位

疏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減籍從私孟子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云天

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
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
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
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
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
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
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
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
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
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
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

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
子言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
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
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也伯又卑於
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
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
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
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云者此
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
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
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

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居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信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大然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伯之國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

不挾長

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子男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

相友以德也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疏獻子與五人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五人與獻子為友亦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

疏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我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殺人而受物於人此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醜也

孔子先簿正祭器

註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為之兆也

註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於衛孝公

疏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未有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

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

抱關擊柝

註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

疏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

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註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

蓋自是臺無餽也

註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標拜之後臺不更餽

繆公愠也

疏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者也

在國曰市井之臣

註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禮也

往役義也

註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註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既足時孔子為中都享有官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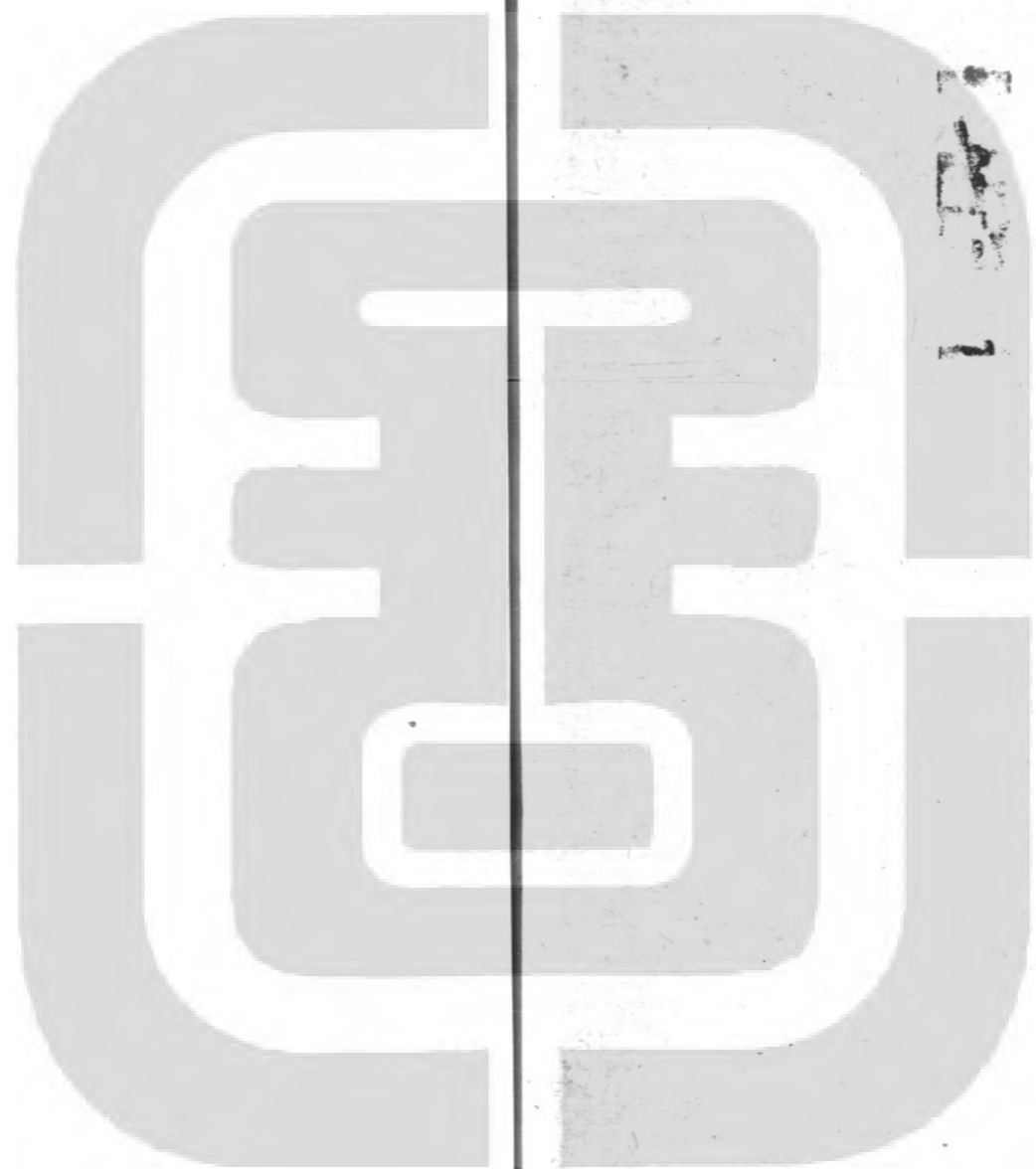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

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有貴戚之卿

註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



1
1
1

